

後備



撰稿／曾復生

## 一、中華民國的全民國防戰略願景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馬總統在中外記者會上明確指示，今後國軍要把災害防救做為中心任務之一，國軍在戰略、戰術、兵力結構、預算、機具、裝備都該納入防災救災的考慮。隨後在八月二十一日，執政黨中央和智庫表示將研究「國防民生合一」執行計劃，並於九月立法院開議時，由執政黨提出「國軍救災條例草案」，賦予國軍防災救災任務及法源依據。

現階段，台灣的主流民意支持台海兩岸繼續加強經貿互動，並擱置主權的爭議，以務實漸進的方式發展兩岸關係；與此同時，全球暖化的氣候因素引發的危機包括風災、洪水、乾旱、糧食短缺、水資源匱乏、人口大遷移、傳染病大流行等，可能給予國際恐怖組織可趁之機，導致各國政府垮台、或造成區域性局勢動盪，對國家安全的威脅絕對不容輕忽。

據此，我國在面對台海兩岸互動新形勢，以及「氣候災難常態化」的新挑戰，應該秉持「能戰才能和」的全民國防戰略思維，結合「民主憲政」、「經濟競爭力」，以及「國防安全」等三項綜合國力的發展，共同為推動「親美、和中、友日、佈局全球拼經濟」的大戰略，提供堅實的軍事後盾；同時，國軍將正式被賦予「防災救災」的重要任務，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新威脅；此外，國軍也有必要加強與美軍的互動合作，共同為維護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貢獻力量。

具體而言，個人針對我國全民國防戰略願景的勾勒，提出以下十項思考的建議，敬供參考：

第一：堅持以中華民國憲法的內涵與精神，做為全民國防戰略願景中「國家意識」的核心價值，並把國軍的責任定位為「憲法的守護者」。

第二：支持配合「親美、和中、友日、佈局全球拼經濟」的大戰略，規劃以處理「飛航情報區」範圍內，包括空中、地面、海上，以及水下等區域中，各項重大威脅與危機為導向的全民國防戰略，使國軍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的貢獻者。

第三：按照國軍軍兵種特性、結合國家社會建設與民生需要，規劃全民國防的各項戰訓工作，例如海空護漁、河川疏濬、水庫整治、水土保持、國土復育、交通運輸、天災防制、人禍應變等，並將消毒防疫、緊急救難、災害搶救納入國防職責。

第四：建構生存能力強的監偵情蒐作戰指揮管制體系，以有效因應敵國入侵時，發揮戰略性和戰術性的預警功能。

第五：規劃建構三軍聯合作戰的完整體系，使海、陸、空，以及飛彈部隊的戰力能夠有效整合，進而發揮戰力加乘的效果。

第六：加強對關鍵性政治、經濟、軍事機構的防護能力，以化解敵軍奇襲戰和「斬首行動」的威懾效果。

第七：確保我國的整體安全環境，能夠防禦敵國的飛彈攻擊，並能在第一波攻擊後，很快地恢復抗敵的意志和能力，以進一步化解飛彈攻擊的心理威懾效果。

第八：規劃發展反制攻擊的能力，讓國軍能夠發揮戰力，阻絕敵軍新一波的攻擊力量，並促使敵國務實評估其武力犯台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因而降低其採用軍事手段的可能性。

第九：積極規劃一套能夠有效吸引年輕人投入軍旅事業的藍圖，讓高素質的年輕軍官成為落實軍事事務變革計劃的骨幹，並為積極推動國際性的軍事合作和兩岸間的軍事交流與互動，注入充滿朝氣和活力的生力軍。

第十：提升我國「國防安全戰略」智庫與美國、日本、歐盟、中共，以及東協國家等，相當層級智庫間的交流合作關係，進而培養雙邊和多邊溝通管道、人脈網路，以及國防安全議題的互信協調機制與研討平台。

中華民國的全民國防戰略願景，必須在明確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指導之下，才能夠成為國軍規劃建軍備戰方向的明燈。目前，我國全民國防建設的重點，主要包括國防安全機制的「現代化」和籌建有效執行新軍事戰略構想的武力，以及強化執行「全民國防」和「防災救災」任務的能力與準備，進而使國軍能夠肩負起「為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發展而戰」、「為百姓的安全與福祉而戰」的重責大任；與此同時，國軍在「親美、和中、友日、佈局全球拼經濟」的大戰略中，更應該扮演積極的「憲法守護者」，以及西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貢獻者的雙重角色，並且能夠在台北北京華府軍力動態平衡的架構中，發揮作用。

## 二、美智庫對「維持台海現狀」的看法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馬總統在元旦文告中表示，政府不會一廂情願，將台灣對外關係完全寄託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會採取平衡原則，讓兩岸關係與對外關係相輔相成，同步前進，不會有所偏廢；同時，馬總統強調，兩岸關係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狀態，並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這不是消極地維持現狀，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合作，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美台商會」（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會長韓儒伯（Rupert J. Hammond-Chambers），在年終報告中表示，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和貿易代表署，對加強美台關係都有興趣，但「很遺憾，這些努力碰到白宮就搞砸了；白宮顯然把台灣看待成美國在亞洲利益的一道障礙」；隨後，韓伯儒

強調，美台商會今年將著力促請美國政府落實四項議題包括：一、在不設條件下，恢復美台TIFA協商；二、終止軍售包裹式通知國會的做法，改為分項隨時通知；三、接受台灣購買六十六架 F-16C/D型戰機的申請書；四、恢復部長級官員訪台。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各涉台部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學習座談會，由大陸國務院國務委員戴秉國主持。大陸政協主席賈慶林表示，「胡六點」確立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任務和政策；隨後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強調，兩岸交往機制化和制度化進程日趨明朗，兩岸加強對話的重要基礎是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解決複雜問題的根本思路是「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推進協商的有效途徑則是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中旬，美國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行的「中國領導人觀察季刊」(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0 December 2009)，登載一篇題為Cross-Strait Relations: Weathering the Storm的專論；隨後，美國紐約重要智庫「外交關係協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出版的「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0)，發表一篇題為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 S. Security的分析文章；此外，美國民主黨重要智庫「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下旬，亦發表一篇題為Taiwan's Gamble: The Cross - Strait Rapproch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的政策報告。這三篇專論針對台海兩岸互動新形勢的變化，以及對美國利益的影響和因應策略，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自從二〇〇八年五月馬英九總統主政以來，台海兩岸互動的速度與程度，以及其所累積的政治經濟社會能量，已經明顯地開始挑戰美國自一九七九年以來，所運用的「戰略模糊兩手策略」。在過去的三十年間，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及「一法三公報」架構，一方面能夠保持台灣的政治自主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防阻中共勢力範圍的擴張，符合美國的亞太戰略利益。但是，現階段的兩岸關係發展質量，已經促使美國必須面臨新的政策選擇。換言之，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必須決定是否繼續武裝台灣，並運用台灣做為牽制中共勢力擴張的棋子，或者放手甚至敦促台灣加強與中國大陸發展更密切的經濟社會政治關係，並讓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建立台海地區長期的和平。

基本上，美國對台海地區的戰略利益與目標就是「和平穩定與和平解決」。因此，美國將不排除有一天台灣人民接受中共條件的統一，但美國所堅持的是必須以和平方式，以及台灣多數人民同意的狀況下進行。

第二：美國與中共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間，在北京進行峰會並發表「美中聯合聲明」，已經針對「維持台海現狀」達成共識。美「中」雙方將儘量克制對台海議題的歧見，並加強雙方在全球性重大議題的合作。同時，馬英九政府亦瞭解並接受中共綜合實力明顯上升的事實，但是，台灣方面仍然希望能夠保持嚇阻中共侵略野心的軍事能力，以維持政治自主性和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目前，馬政府在推動「和中」政策時，必須向台灣人民提供具體的利益，以化解來自反對黨的挑戰與疑慮；同時，美國在馬政府推動「和中」政策之際，也有必要協助馬政府保持此務實路線的穩定，並降低來自中共方面的可能風險，其中包括，加強台美經貿互動以減輕台灣對大陸市場的依賴程度，並強化台灣執行非對稱性戰略的能量，以拉高共軍入侵的成本與代價，達到嚇阻共軍冒然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效果。

第三：現階段，美國對中共的大戰略是透過經濟與外交的接觸交流，促進大陸採取負責任的國際行為與國內的政治改革。然而，美國必須決定台灣在美國對中共大戰略的角色，並具體對台灣展現支持的力道。

### 三、台北北京華府互動關係的共同利益

#### (一) 相關情況

- 1.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美國安會亞洲部門資深主任貝德（Jeffrey Bader）在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研討會上表示，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北京之行，不會觸碰「三公報一法」的基本架構；同時，美國樂見兩岸關係改善，但有鑑於台海議題是美「中」關係最具爆炸性的潛在爭議點，所以歐巴馬的北京行，「會尋找機會鼓勵兩岸關係繼續開展」；此外，貝德指出，馬英九總統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很有效地向對方伸手，建立了一個我們希望能夠持久的架構」。
- 2.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美國務院副國務卿史坦柏格（James Steinberg）在華府演講中強調，「兩岸改善關係是非常正面的發展，顯然符合中國與台灣的利益，也是美國所樂見」。關於美「中」互動關係，史坦柏格表示，歐巴馬總統希望此次的大陸行，能建立兩國間更穩定的合作架構，共同因應各項挑戰；同時，希望中國大陸能在國際社會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對其他國家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以共同促進和平與繁榮；此外，美國希望和中國大陸開展更廣泛的關係，包括建立經得起考驗的軍事合作，同時也希望中共更重視人權並進一步民主化。
- 3.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在華府，與美國國防部長蓋茲舉行會談；徐才厚向美方表示，美國對台軍售問題是「中」美雙邊關係的重要障礙，「處理不當，將嚴重影響兩國關係」；此外，美「中」在這次會談中，達成七項共識包括：(1)雙方同意繼續加強高層互訪；(2)擴大在人道救援和救災方面的合作；(3)深化軍事醫學領域交流；(4)擴大兩國陸軍各領域交流；(5)加強中青年軍官交流；(6)促進兩軍文化體育交流；(7)為增進「中」美海上軍事安全，並進一步發揮現有外交管道和磋商機制的作用。
- 4.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二〇一〇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依據這項法案，美國國防部應在三個月內，就台灣的空防現況與展望，以及如何強化台海空防等事項，向國會報告。隨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上將，於十一月四日在華府表示，兩岸關係正朝著正確的方向走；美國有義務支持台灣，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表明，希望看到台灣和北京的議題，能隨著時間和平解決。

#### (二) 情勢分析

- 1.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台北北京華府互動關係雖然正面臨三項重大變化的考驗，其中包括：(1)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快速成長壯大；(2)台灣內部政治民主化的發展；(3)兩岸經貿文化社會交流的熱絡密切等。但是，美國對台海政策的「一法三公報」基礎架構，依舊能夠發揮穩定大局的作用；美國也能夠在此架構下，一方面強化與中共的建設性合作互動，並繼續保持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同時也可以支持台灣的民主發展；此外，美國也將積極的考慮，在美「中」擴大合作關係的大架構中，進一步與台灣簽署貿易投資架構協議、司法互助協議，以及台美自由貿易協定等互利雙贏的具體措施。
- 2.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的製造業基地，也是重要的消費市場。隨著其與世界各國經貿互動的強化，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性的經濟強權，也只是時間的問題。美國的戰略規劃者認為，倘若美國無法運用其與中國大陸在經貿與科技上互動的籌碼，將中共引導成為對世界秩序維持的貢獻者，屆時，中共將可能成為美國利益的競爭者，而美國要想對中共的國際行為進行牽制或影響，也將會



相當困難。與此同時，台灣與大陸間的互動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密切程度，儘管中共方面祭出的「一國兩制」解決藍圖，並不能為雙方未來的發展提供明確的方向，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台灣的經濟繁榮將明顯的受制於北京與台北間政治關係的變化。

目前，中共方面雖然在經濟與軍事力量上，明顯地超越台灣的水準，但是這些並不能夠保證中共就有足夠能力，可以使用威脅暴力的手段，逼迫台灣就範，因為中共方面尚未贏得台灣多數人民的支持。

基本上，美國對台海地區的戰略利益與目標就是「和平穩定與和平解決」。因此，美國不排除有一天台灣人民接受中共條件的統一，但美國所堅持的是必須以和平方式，以及台灣多數人民同意的狀況下進行；同時，美國也希望中共與台灣方面都能夠支持台海地區「和平穩定與和平解決」的共同利益。

## 四、美「中」競合關係的發展動向

### （一）相關情況

- 1.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進行電話視訊會談。胡錦濤向歐巴馬強調，「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領域面臨共同挑戰，擁有共同利益；歐巴馬則是向胡錦濤表示，他期待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到中國大陸訪問，並與胡錦濤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 2.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新上任的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威勒將軍（Robert Willard）表示，中共過去十年的軍力發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效率增長，美國大部份的情報機構都低估了，所以美國應該擴大與中共交往，以增進瞭解，並對彼此的戰略意圖有較正確的判斷；在同一時間，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強調，擴大與中共交往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尤其是藉由對話，美國可以進一步瞭解中共，也可以合作處理各種安全議題，例如中共在北韓核武六方會談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有關預防區域動盪，美「中」有共同利益，因此美國鼓勵中共擴大參與國際間維持安定的活動。
- 3.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美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華府指出，美國「從未錯失任何向中國重申對台灣承諾的機會」，美國也支持兩岸在彼此有信心的氛圍下，進行和平對話。此外，坎貝爾強調，美國與中共彼此需要「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雙方要進行深度與全面對話，彼此理解，並認清彼此的「紅線」。
- 4.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將在美國進行訪問。大陸國防部外辦主任錢利華表示，徐才厚此行將帶去「中」方對「發展美中兩軍關係的具體建議」，同時，錢利華指出，「中」美兩軍關係「一直處於五角大廈對華採取不友好舉動的陰影中」，這包括美國國會對兩國軍方在十二個領域進行交流的限制、美軍飛機和船艦在中國大陸專屬經濟海域出沒頻繁，以及美國持續對台進行軍售和軍事合作的動作等。

### （二）情勢分析

- 1.近日以來，美國總統歐巴馬一再公開表示，美國歡迎中國大陸朝向強大、和平與繁榮的方向發展，同時，也希望能夠與中國大陸發展更加密切的建設性互動關係。目前，美國與中共均能共同體認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嚴重性，也願意攜手合作，運用具體的策略措施，包括：（1）美「中」兩國共同祭出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國內的需求，以振興國內的經濟，保持就業市場的健康發展；（2）中共方面願意在人民幣匯率上保持適當的彈性，同時美國也儘量節制支出以降低政府預算赤字和國債，讓美國政府的財政體質恢復健康；（3）美國將大力支持中國大陸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及國際金融穩定論壇等國際重要財經多邊組織的地位。雖然，美國積極支持中共提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可能會減損美國本身的影響力，但是，美「中」攜手合作共同化解全球經濟衰退的危機，卻可以為美「中」兩國創造更大的國家利益。

2.現階段，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國與中共之間爆發全面性的衝突，並不是必然的趨勢；美國沒有把中共視為敵人，而是建立在一個平衡的原則上，一方面與中共處理對雙方都有利的重要議題與合作項目，尤其是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處理全球經濟復甦與貿易互動、反核生化武器及彈導飛彈的擴散、朝鮮半島核武危機，以及反恐怖主義活動等具體挑戰。至於美「中」雙方仍有分歧利益的議題，則將以直接坦白的態度，繼續保持協商的措施，其中包括：人權問題、武器擴散、西藏問題，以及對台軍售和軍事合作等項目。

3.二〇〇九年十月中旬，美國重要智庫「太平洋論壇」（Pacific Forum, CSIS）在「比較關係電子報」中，發表一篇題為U.S.-China Relations :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Sets Agenda Cooperation的專論指出，美國方面有意運用與中共所建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平台，加強與中共進行各項建設性合作關係的發展。但是，中共方面則表示，希望美國能夠具體的解除對中共所進行的高科技出口限制，同時並要求美國承認中國大陸屬於「市場經濟國家」，以進一步擴大美「中」雙邊經貿互動的質量。

此外，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成長，中共的軍事能力也將同步強化，尤其是在反衛星武器、雷射武器，以及執行「非對稱性戰略嚇阻」的資訊戰和電子戰能力等，都會對美軍的安全構成威脅，並成為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執行外交政策的重大牽制因素。

## 五、美國家情報總監（DNI）對中共的態度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基亭將軍，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專題演講表示，他不認為中共是威脅，也不希望中共把美國當作威脅；同時，基亭指出，美國很重視與中共間的軍事交流，希望藉此建立互信，也藉此瞭解彼此的意圖，因此美國邀請「中」方派員觀察美軍演習、赴美國的軍事院校進行交流，以及參與人道援助演習，但「中」方的回應有限；此外，基亭將軍強調，對台軍售是美國最高當局的決策，美軍太平洋總部的角色有限，不過中共一向反對美國對台軍售，所以如果美國再宣佈新的敏感軍售，「我看很可能中方會再中斷美中兩軍的交流；我希望中國不要這樣反彈」；最後，基亭將軍認為，共軍在非對稱性戰力的發展情況，是目前美軍最關切的項目。

同一天，英國倫敦重要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在其最新發表的二〇〇九年戰略調查「世界事務年度評估」中指出，中共已經成為美國及西方世界必須納入考量的國際重要勢力，並且在外交上不需要再跟台灣競賽，也不必再花費過多精力憤怒指責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同時，北京可以更專注在自己認為更廣泛、更重要的全球戰略和經濟利益議題；然而，中共本身是否有意成為重大、扮演更重要國際領袖角色的意圖，西方國家依舊無法確切瞭解中共真正的態度。

二〇〇九年八月下旬，美國國家情報總監（DNI）發佈一份「美國國家情報戰略」（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ugust 2009）的政策指導文件。這份文件特別把中共和俄羅斯列為美國的「主要挑戰」，並強調「中」、俄兩國日益強大的網路戰能力，將給美國帶來災禍，因此，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就已下令組建美軍的網路戰司令部。現僅將這份政策指導文件的相關內容，以及美國家情報總監布萊爾（Dennis C. Blair）近年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和演講，以綜合要點剖析其對中共的態度：

第一：當前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不僅包括恐怖主義，還包括全球經濟危機、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相關的威脅。同時，許多國家都有能力動用傳統和新興手段挑戰美國的利益，而中共與美國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她日益強化的原物料能源外交和軍事現代化，將能夠對美國構成複雜的全球性挑戰。因此，對於美國而言，其最基本的挑戰將是如何擴大與中共在經貿、外交、環境、軍事、文化等建設性合作關係時，也能同步強化美國對中共的競爭力。

第二：現階段，美國與中共將不至於爆發全面性的衝突，因為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形勢已促使中共領導階層瞭解，中國大陸對美國市場及投資者的需要，同時也促使其願意進入多邊性質的國際經貿架構與規範；此外，隨著世界經濟從金融海嘯的慘狀中逐漸復甦，中共更需要一個和諧的國際週邊環境，包括維持與美國之間的建設性互動關係，以全力因應大陸內部的社會經濟難題。

第三：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成長，中共的軍事能力也將會同步強化，尤其是在反衛星武器、雷射武器，以及執行「非對稱性戰略嚇阻」的資訊戰和電子戰能力等，都會對美軍的安全構成威脅。此外，共軍陸續發展出的洲際核導彈、反介入戰略軍事能量，以及各種不同型式的大量毀滅性武器，都會成為牽制美軍行動，並影響美國執行外交政策的重大變數。

第四：中國大陸從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快速而且相當成功地轉型成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但是其政治體制，仍然是典型的威權式結構。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日益壯大過程中，其勢必會減損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尤其是促成「中國崛起」的有效率經營模式，將成為新興國家效法的對象，甚至導致新興國家學習「中國式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一旦「中國崛起」所伴隨而來的經濟實力與區域政治影響力愈來愈明顯，並且在亞洲、中東、非洲，甚至拉丁美洲，構成強大的吸引力時，美國將會感受到來自「中國式資本主義」的挑戰，以及其具體威脅美元強勢貨幣地位的壓力。

第五：亞太地區主要國家間的競爭，是以經濟和外交利益為主；同時，亞太主要國家都不願意看見美國與中共，在亞太地區爆發軍事衝突。至於在台海地區，多數的亞太國家都不願意見到中共拿下台灣，也不願意見到共軍與美軍為台灣問題開戰；此外，多數亞洲國家普遍認為，一旦台海地區發生戰爭，大陸、台灣，以及美國都將會遭到嚴重的經濟損失，而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與安定，都會受到重創。

## 六、東協國家因應「中國崛起」的策略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東協十加一會議」上，提出六項合作建議包括：一、發揮「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作用；二、加強「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內的基礎建設；三、深化農業與農村合作；四、加強生態、環保與新能源開發合作；五、儘快建成「中國－東協中心」以共同打擊犯罪、防控A型流感；六、在中國大陸設立常駐的東協機構，以加快雙方合作經濟區開發。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日，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學的演講會上指出，即使沒有發生當前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以中國大陸和印度這兩個大國的經濟自然成長，長遠而言，也將促成世界秩序的改變；但李光耀也強調，他不認為美國就此完蛋，她將仍然是充滿活力的經濟體。

基本上，東協國家在討論「中國崛起」的議題時，經常顯露出四項特點包括：

- (一) 東協國家開始認真探討「中國崛起」的議題，是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出現之後，東協國家瞭解到中共在亞洲的行為，不論是在區域安全和經濟發展上，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 (二) 「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影響在東協國家的討論中，仍然持續在演變。但是，其影響力擴大所造成



的複雜形勢，已經讓東協國家意識到，其必須認真對待此挑戰，尤其當日本正受困於本國的政治經濟難題、俄羅斯的影響力式微、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升高，而美國又有中東的僵局要收拾等狀況下，中共正好可以藉此機會擴張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三）目前大多數的東協國家選擇與中共進行建設性的互動，但是卻不願意表示出「臣服」的態度。另外，多數東協國家仍然希望美國能夠繼續留在東南亞，以有效平衡中共力量的擴張；

（四）雖然東協國家大多希望與中共進行正面的互動合作，但是其對於中共可能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採取強勢作為，仍然存有很深的焦慮感。

二〇〇九年四月下旬，美國重要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發表一份題為 Southeast Asian Reactions to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Doctrine：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的研究報告，深入調查並剖析這三個東協國家主要成員，對「中國崛起」的因應策略，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美國戰略規劃圈人士在評估東協國家對「中國崛起」態度時，主要探討的問題包括：（一）中共的和平發展策略是否能夠減緩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二）「中國的和平崛起」對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和安全政策，有那些具體的影響？（三）中共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關係發展，可能出現那些重大限制與障礙？

由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於二〇一〇年開始全面運作，雙方的實質互動也將從經貿活動，逐步地擴大到軍事安全對話、軍事安全人員訓練與交流合作，以及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對話與合作。目前，多數的東協國家成員普遍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以及準備在東協國家投資的金額與合作計劃等，都會超過美國。所以在受訪的泰國、菲律賓，以及印尼的主流民意都表示，東協國家歡迎與中共發展自由貿易協定，同時也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受訪者認為，中國人是可以被信任的。

第二：二〇一〇年中國大陸將需要進口二億噸的石油。中共方面積極發展與東協國家的全面性合作關係，其最重要的戰略性價值之一，就是能夠確保其能源運輸線安全，以及穩定的能源供應來源。目前中共是東協國家最大的天然氣買主，同時，中共與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等，都有能源合作開發計劃。此外，中共為確保能源運輸線的安全，也積極與印尼、菲律賓、泰國等，發展海軍的交流活動，並在麻六甲海峽附近，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據瞭解，中共正與泰國計劃合作興建鐵路，以直接運送能源進入中國大陸。而中共與其他東協國家之間的軍事合作與互動，在未來五年內，將會邁向制度化的交流合作關係。

第三：中共與東協國家的互動關係，正以積極而驚人的速度全面開展，但是，東協國家仍然歡迎美國、日本、印度的影響力，能夠繼續地留在東南亞地區，以制衡中共影響力的擴張。

整體而言，中共與東協國家的互動關係，仍然會受到三個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包括：（一）台灣海峽若發生軍事衝突，將導致東協國家可能被迫選邊的困局；（二）大陸內部若發生動亂或經濟崩潰的局面，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也將會面臨衝擊與考驗；（三）美「中」關係若處理失當導致雙方關係惡化甚至衝突時，中共將會對其海外的投資及各項經貿合作關係採取緊縮的策略，其影響將導致東協國家的經濟規模與發展受到嚴重的衝擊。

## 七、美國因應中共軍力成長的策略規劃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共空軍舉辦的「和平與發展論壇」中表示，「中國



將始終堅持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並推動建設和諧空天環境」。隨後，中共空軍司令員許其亮指出，中共空軍已確立「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並將實現由機械化向信息化、由航空型向空天一體型，以及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六日，美國防部長蓋茲在美國空軍協會年會中發表演講表示，中共在網路信息戰、反衛星作戰、反空襲、反潛艦武器，以及彈導飛彈的投資，可能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展現實力和協助盟友的能力，特別是牽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空軍前進基地及航母戰鬥群。因此，蓋茲強調，他將力挺美軍發展B-3型長程隱型戰略轟炸機，以因應中共軍力成長所構成的新挑戰。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上旬，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9）發表一篇題為：The Future of U. S. Military Power : Debating How to Address China, Iran, and others的評論文章指出，美國為改變其「以能力為導向」國防戰略所造成的嚴重資源浪費，正積極考慮將其國防戰略調整為「以威脅為導向」，並針對中共、伊朗，以及相關國家的可能威脅為基礎，進行國防戰略及建軍的規劃準備，使國防資源能夠有效率地運用。

二〇〇九年九月間，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發表一篇題為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 Implications for U. 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 for Congress的專論；同時，前美國副總統錢尼的國安顧問Aaron L. Friedberg 與波士頓大學教授Robert S. Ross，在美國「國家利益」電子報（The National Interest Online, September/October, 2009）中，進行題為Here Be Dragons的國防政策辯論，探討美國將如何因應中共軍力成長的威脅。現謹就兩篇專論的綜合要點分述如下：

第一：美國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美國今後的國防預算規劃，必須慎重的考量中共軍力發展對美軍的影響。目前共軍正積極組建反艦導彈、反艦巡弋飛彈、陸攻巡弋飛彈、地對空飛彈、潛艦、無人飛機，先進戰機和空中加油技術，以及航母戰鬥群等軍事能量，並以達成下列五項戰略目標為實施重點包括：（一）發揮「反介入戰略」，嚇阻並延遲美軍介入台海軍事衝突事件；（二）保護中共在專屬經濟海域範圍內的各項利益；（三）保障海上運輸線（從波斯灣經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到中國南海東海）的航道安全暢通；（四）提升國際地位，並使相關國家願意支持配合中共的政策措施；（五）取代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

至於美軍的相應措施則包括：（一）增加對中共海軍發展實況的瞭解，並加強監控中共海軍的各種重要部署活動；（二）增加美軍第七艦隊的軍力，並以保持對中共海軍優勢地位為目標；（三）加強美軍在夏威夷、關島、日本基地等的兵力部署，以保持美軍在西太平洋前進基地優勢；（四）加強美軍針對共軍反介入戰略的各項訓練和演習，以化解共軍的威脅；（五）增加採購先進的轟炸機、無人飛機、隱形戰艦，以及牽制共軍導彈威脅的戰略性武器。

第二：中共的戰略規劃者為因應美國調整國防戰略的新形勢，正積極地規劃實行全面性的安全預警戰略，以維護國家整體的利益，其重點包括：（一）積極建立戰略石油儲備能量；（二）興建自俄羅斯和中亞到中國大陸的跨洲油管 and 天然氣運輸線；（三）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開發海底資源，例如，石油、天然氣、可燃冰等能源；（四）在緬甸及泰國興建鐵路及運河連接中國大陸西南地區，以減輕對印度洋及麻六甲海峽的航運依賴程度；（五）在緬甸及巴基斯坦興建海軍和空軍基地及電子偵察站，準備部署中共在印度洋地區的快速反應部隊；（六）運用貸款換石油天然氣的策略，與伊朗深化戰略夥伴關係，並建立共軍在波斯灣地區的前進基地；（七）發展航母戰鬥群及核動力潛射洲際導彈潛艦，以強化共軍的戰略嚇阻能力；（八）加速興建柴電動力潛艦，以保障海上運輸線的安全；（九）積極發展反艦導彈與潛艦的聯合作戰能量，反制美軍與日軍在西太平洋所部署的海軍力量。

不過，美國的戰略規劃者普遍認為，共軍的軍力成長確實相當驚人，但是美軍的能量也不是就此停滯不前。目前，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至少部署有一五四枚戰斧巡弋飛彈，可以精準命中關鍵性的戰略目標；同時，美軍所擁有的人造衛星體系，建構有多重的準備替代衛星機制，可以有效反制共軍反衛星武器的攻擊；此外，美軍對共軍展開網路資訊戰與電子戰的能量，也已經有重大的突破性發展。換言之，美軍所規劃的新國防戰略，將積極運用長程戰略轟炸機、戰斧巡弋飛彈、核動力潛艦、隱形驅逐艦（Zumwalt）、無人飛機，以及網路資訊電子戰的軍力等，以有效因應共軍快速成長的軍事能量。

## 八、共軍發展「網電一體戰」的虛實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美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葛雷森柏表示，台灣未來的國防應尋求「非對稱性優勢」，一方面可因應考量台灣國防支出的比例，另一方面也可嚇阻中共，讓共軍必須付出比台灣更昂貴的代價，才能取勝。在此之前，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基亭將軍，於九月十五日在華府發表演講指出，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成長，中共的軍事能力也將會同步強化，尤其是在反衛星武器、雷射武器，以及執行「非對稱性戰略嚇阻」的「網電一體戰」能力等，都會對美軍的安全構成挑戰，而這些戰力的發展情況，正是美軍目前最關切的項目。

二〇〇九年八月下旬，美國家情報總監（DNI）發佈一份「美國國家情報戰略」政策文件，特別把中共和俄羅斯列為美國的「主要挑戰」，並強調「中」、俄兩國日益強大的網路戰力，將給美國帶來災禍，因此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下令組建美軍的網路戰司令部，以因應來自共軍及俄軍的網路作戰威脅。

二〇〇九年四月，美國重要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和美陸軍戰院的戰略研究所（Th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U.S. Army War College）聯合出版Beyond the Strait：PLA Missions other than Taiwan的專書，其中包括一篇題為PLA Computer Network Operations：Scenarios, Doctrine, Organizations, and Capability的研究報告，針對共軍發展「網電一體戰」的能力虛實，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共軍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積極發展「電腦網路作戰」（Computer Network Operations）能力，是建立「非對稱性戰略優勢」的重要環節，而其中的內涵包括「制信息權」和「制電磁權」，並以「電子對抗」、「通信對抗」，以及「網路對抗」為主要的作戰形式。此外，共軍將整體的「電腦網路作戰」能量，隱藏在非官方的民間公司組織中，並透過電腦網路的連結，可以在世界上各個角落，直接或間接地對攻擊目標，進行「網路戰」而不容易被察覺。這種「巧戰而屈人之兵」的作戰型態，已經對美國和台灣的軍事電腦網路通訊，以及重要機構和設施的電腦網路系統，造成相當程度的威脅。

第二：目前，共軍發展「網電一體戰」的作戰能量，主要項目包括：（一）透過電腦網路攻擊來完成長距離的攻擊破壞任務；（二）運用電腦網路攻擊癱瘓對手的重要經濟活動能力，達到警告嚇阻的效果；（三）運用電腦網路瓦解美軍C4ISR系統；（四）運用電腦網路攻擊，發揮「先發制人」的戰略威懾效果；（五）結合電腦網路和電子戰特種部隊的奇襲能量，達到心理威懾的戰略目標，並迫使台灣接受政治談判的條件；（六）運用電腦網路攻擊破壞美軍的後勤補給系統；（七）運用電腦網路攻擊癱瘓台灣的電力運輸和通訊系統等。

第三：共軍執行「網電一體戰」任務的主要機構包括：（一）總參四部負責電腦網路運作及電子反制能量的組建；（二）總參三部負責國防信息化保障任務並執行戰場網路情報蒐集；（三）在七大軍區設置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部，並成立信息對抗中心，負責電子對抗及網路信息體系的防護；（四）軍事科學院及

國防大學則是負責研發各種「網電一體戰」的作戰指導與準則，並積極培育訓練各項執行任務的軍官和士兵。目前共軍可以運用的「網電一體戰」工具包括：駭客、電腦程式病毒、硬體設備破壞、內部滲透攻擊，以及電磁脈衝攻擊等。至於執行任務的平台則包括：電腦、全球網路連線，以及有能力的操作人員。對於軍事科學院及國防大學而言，其當前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訓練出能夠成功執行任務的「網電一體戰」軍官。

第四：共軍積極發展「網電一體戰」能量，不強調大規模殺傷而重視體系癱瘓；交戰方式由接觸轉向非接觸作戰；行動模式從線性向非線性轉變；兵力組成由規模組合轉為效能融合；作戰指揮從預先計劃變成同步指揮。這種作戰方式，基本上是貫徹「巧戰而屈人之兵」的用兵思想，以「非對稱性戰略」創造有利的戰略態勢，減少附帶傷亡的數量，並迫使對手快速進入政治談判階段，接受其所提出的條件。

## 九、中共發展太空科技的戰略價值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共同簽署「中美聯合聲明」，並將雙方關係定位為「共同應對挑戰的夥伴關係」。這份聲明中特別強調美「中」將會提升軍事交流合作，並在能源、環境，以及太空科技的領域，加強合作互動關係。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上旬，美國國會撥款支持的「美中經濟安全審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ttee）發表年度報告指出，中共的載人太空科技發展計劃，具有相當濃厚的軍事意涵，尤其是對防阻美軍的航母戰鬥群介入台海戰事，以及增加攻擊台灣的導彈和巡弋飛彈準確度等，都有實質的提升作用；此外，中共的太空科技發展雖然還不致於趕上美國的科技水準，但是中共在偵蒐衛星、導航衛星，甚至「雷射殺手衛星」等的發展，以及其所將帶給西太平洋和台海地區戰略動態平衡的衝擊，都已明顯的增強。二〇〇八年九月間，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先後發表兩份有關中共太空科技發展計劃的研究報告包括：一、China's Space Program : An Overview; 二、China's Space Program : Option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這三份文件對中共太空科技發展及其戰略價值有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中共的太空科技發展計劃是由共軍的戰略導彈部隊（二砲）負責主導，並以代號「九二一工程」為執行單位。自一九七〇年開始，中共已經完成一百次發射衛星或太空船的任務，其中包括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六年間，在克服美國技術抵制禁運的困難下，成功地連續完成發射五十次長征火箭的太空任務；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五年間，中共首度發射載人太空船，並於二〇〇七年十月完成第一次探月任務，並為後續發展登月任務作準備。

基本上，中共的「九二一工程」分為三階段，其中包括：（一）完成載人太空船飛行任務；（二）自二〇〇五年開始的神舟六號至二〇一〇年的神舟十號任務，以建立太空實驗室為目標；（三）自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二五年間，中共計劃在太空建立自主的永久性太空站，同時讓中共的太空船能夠停靠「國際太空站」，此外，中共並計劃在二〇二〇年左右登陸月球，並準備開發月球上的資源以供運用。

第二：中共的太空技術發展部門目前正積極地與俄羅斯、德國、英國、法國、以色列，以及巴西等國家，共同研發不同功能的太空技術，包括比美國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更為精準的自主性衛星導航定位系統。這種衛星導航定位系統不僅可以增強中共所屬彈導飛彈和巡弋飛彈的攻擊能力及準確度，甚至還可以擺脫美國衛星導航體系的控制；同時，這項衛星導航定位系統將可能導致美國製的飛彈及需要衛星導航的武器，降低在軍火市場的競爭力；此外，中共與英國合作開發的微小型衛星技術，對於強化中共軍方的太空作戰能力，亦有具體的影響；至於共軍積極發展的「雷射殺手衛星」武器，也是美國方面關注



的重點。由於共軍對於本身的軍事科技能力與美國間的懸殊差距，完全瞭然於胸。因此，中共極可能會在太空軍事科技的領域上，積極從事於發展破壞美國衛星的武器，藉以維持美「中」之間的戰略動態平衡。

第三：中共與美國就有關太空科技的合作，由於受限於美國的高科技出口禁令，所以雙方人員的往來及技術的交流都相當有限；此外，中共方面對於太空科技的保護亦相當嚴密，因此，對於加強與美國合作的項目，亦有所保留。不過，近日以來，中共方面表示願意在載人太空船的領域，開放與美國的合作，以進一步強化國際太空站的陣容。反倒是美國方面正在審慎思考加強與中共進行太空科技合作的利與弊。

整體而言，美國若決定積極推動與中共在太空科技上的交流合作，首先必須克服三項障礙包括：（一）敏感技術轉移的限制；（二）對中共在人權及民主議題上的道德妥協；（三）美國內部反對技術轉移的聲浪，將隨著美「中」雙邊關係氣氛而起伏。

但是，美「中」加強太空科技交流亦將產生下列的價值包括：（一）增進雙方太空科技發展的透明度以減少誤解與誤判；（二）促使中共依賴美國的科技，讓美國取得互動交流的主導性優勢；（三）雙邊合作可以降低太空科技的研發成本。因此，美「中」雙方就有關太空科技的合作，目前可以考慮採取行動的項目包括：（一）太空科技資訊的交換與分享；（二）兩國太空科技發展政策的對話，並合作規劃「太空行為準則」及「太空航行規則」等；（三）針對雙邊或多邊的太空開發計劃，例如探月、國際太空站、地球環境變化觀測，以及探索太陽系行星等計劃，都可以進行聯合行動。

## 十、共軍運用巡弋飛彈與導彈的新思維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表示，美國將繼續提供防禦性軍事裝備給台灣；同時，她也坦承這會加劇美國與中共間的摩擦，但她希望美「中」兩國能成熟面對歧見；此外，希拉蕊強調，「中國崛起」意味著美國要強化與亞太各國的交往，「每個人都注意到中國是二十一世紀的新興強權，但是大家要看到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和平、安定、確保安全的力量」。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一日，共軍透過新華社發佈消息指出，「中國十一日在境內進行一次陸基中段反導彈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預期目的，這一試驗是防禦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隨後，美國國防部表示偵測到兩枚來自不同地點發射的飛彈，在外大氣層相撞；美國國務院則正在向中共探詢這次反導彈試驗的真正意圖。據瞭解，「中段反導彈攔截」是在彈導飛彈仍在太空飛行階段時，就進行攔截擊毀，此次共軍的試驗，用的是射程長達三百公里的「紅旗九型」防空飛彈（自俄羅斯引進S-300防空飛彈的改良版）。這種針對遠程導彈的反導彈攔截系統，包括外大氣層截殺載具、陸基攔截器，以及改良式早期預警雷達等，主要是在敵方導彈尚未到達本土之前，對其攔截並摧毀。

二〇一〇年一月七日，美中情局外圍智庫「詹姆士城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所出版的「中國簡報」（China Brief, January 7, 2010）發表一篇題為China's Conventional Cruise and Ballistic Missile Forc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專論；在此之前，「中國簡報」亦曾在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四，發表專文探討共軍反艦導彈的發展，題為Chinese ASBM Development: Knowns and Unknowns。這兩份文件針對共軍運用巡弋飛彈及導彈的新思維，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中共戰略規劃圈的主流意見認為，共軍著眼於未來發展趨勢和世界格局變化，必須縝密規劃全面強化軍力的戰略，並積極發展先進的武器包括：

- (一) 陸基型和太空基地型的反衛星雷射武器。
- (二) 以人造衛星為主體的指揮、管制、通訊、資訊、偵察、監控系統，作為資訊戰、電子戰，以及快速反應作戰的主控平台。
- (三) 核動力的攻擊型潛艦和潛射洲際彈導飛彈。
- (四) 運用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提升長程、中程和短程彈導飛彈精準程度。
- (五) 發展空射及陸射型巡弋飛彈及反艦導彈，並以海上大型軍艦及航母為攻擊目標。
- (六) 固態燃料推進可移動發射的多彈頭洲際彈導飛彈體系。

第二：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閱兵的同時，俄羅斯宣佈將在「中」俄邊界的遠東地區部署 S-400 型防空飛彈。俄羅斯的戰略規劃者認為，共軍近年來積極發展 C-602 反艦巡弋飛彈、CJ-10 型陸攻巡弋飛彈、S-300 防空飛彈、東風十一型短程導彈、東風十五型短程導彈、東風二十一型中程導彈，以及射程達二〇〇公里至三八〇公里的機動式多管攻擊火箭（WS-2D 型）等武器，已經能夠結合自主的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達成「精準打擊」目標的功能。同時，俄羅斯軍方指出，共軍在未來幾年將會重新部署其巡弋飛彈與短中程導彈的戰略，把原來針對台灣的東風十一型和東風十五型短程導彈，移到西北、西南和東北地區，但共軍將會在東南沿海部署中程導彈、巡弋飛彈和機動性強的多管攻擊火箭，其精準打擊能力範圍，可以從台海地區向太平洋延伸三千公里。

第三：共軍為因應美軍航母戰鬥群的威脅，積極運用射程在一千五百公里到三千公里之間的東風二十一 D 型中程導彈為基礎，配合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成功地研製出能夠偵測、追蹤、變軌穿越目標防禦、多波次命中海上移動目標，並對海上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反艦導彈。這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反艦導彈，將成為中共執行「反介入戰略」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同時也將會改變美軍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佈局，甚至對中共「跨越台灣」的軍力部署，包括在東海及南海地區經濟海域的控制能力，形成結構性的轉變與優勢。

針對共軍發展反艦導彈的狀況，美日戰略規劃圈人士所關注的重點包括：

- (一) 共軍反艦導彈部署在那些基地；
- (二) 反艦導彈的發射能量、彈頭庫存數量，以及生產增加速度；
- (三) 運用反艦導彈的戰略指導原則；
- (四) 反艦導彈的攻擊目標類別、彈頭爆炸能量，以及攻擊策略與方式；
- (五) 共軍如何結合運用反艦導彈與巡弋飛彈的戰力；
- (六) 共軍的視距外雷達（OTHR）系統與衛星偵測導航定位系統，配合反艦導彈有效運作的精準程度等。

整體而言，共軍的巡弋飛彈和導彈能力發展，已經逐漸改變西太平洋地區軍力動態平衡，其不但促使台海朝中共方面傾斜；同時，中共的軍力在亞太地區牽制日軍及美軍行動自由的能量，也正在增加當中。

## 十一、美國與大陸會爆發貿易戰嗎？

### （一）相關情況

- 1.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四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智庫「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TA）同時發表研究報告指出，美「中」之間所爆發的輪胎與雞肉貿易摩擦只是冰山一角。GTA估計，目前全球光是計劃採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就超過一百三十件，這些保護措施包括政府金援企業、高關稅、移民限制，以及出口補貼等；同時，根據GTA的統計顯示，全球貿易保護的立法數目是貿易自由化立法的六倍，其中中國大陸是最大的圍堵目標，共有五十四國針對大陸貨採取限制措施，其次是針對美國的四十九國，以及針對日本的四十六國。
- 2.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高級官員提出警告表示，美「中」輪胎特保案可能延遲經濟復甦，因為這項措施會導致連鎖反應，使新興市場經濟因全球貿易萎縮而遭受沉重打擊；同時，貿易減少造成經濟衰退，也可能引發政治動盪。
- 3.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九日，北京「新華社」發自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報導指出，阿根廷生產部於九月十七日宣佈，經調查證實，從中國大陸、泰國、印尼進口的自行車輪胎存在反傾銷行為，阿根廷將對這些國家的自行車輪胎進口，實施反傾銷措施。這是繼巴西宣佈對大陸小汽車輪胎，徵收為期五年的附加稅之後，另外一個國家對中國大陸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 4.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紐約會晤。這是美「中」領導人在雙方因輪胎、鋼管、雞肉和汽車零件等貿易磨擦事件爆發後，首度進行正式的峰會。據瞭解，胡錦濤在與歐巴馬會晤時，將會正式要求美方停止採取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並希望歐巴馬能夠與其共同呼籲全球國家，一起聯手抵制貿易保護主義。

### （二）情勢研析

- 1.雖然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從二〇〇七年的二千億美元高峰開始下降，但是，倘若美國與中共因此而爆發貿易戰，卻會使雙方同蒙其害。尤其是美國的消費者、進口商，以及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生產出口產品的美國跨國企業，都會受到明顯的損失。過去十年，中國大陸總共創造出超過一億五千萬個工作機會，而其不僅能夠成為生產成本低廉的製造工廠，讓美國的消費者省下可觀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同時，中國大陸所創造出的生意機會和消費能力，以及連帶產生的投資環境，甚至產品規格與流行趨勢，都與美國的經濟體和美商跨國企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根據大陸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目前從中國大陸輸往美國的出口產品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由在中國大陸設廠生產的美商企業所製造；此外，在中國大陸所製造的低成本產品，已經成為美國民生消費市場的主要供應來源。
- 2.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在二〇〇九年，將超過四兆美元GDP，並成為全球等三大經濟體。同時，美國與中國大陸間，在貿易、投資，以及技術交流等層面上，也逐漸出現結構性的變化。目前美國的經貿戰略規劃圈人士正在熱烈討論的議題包括：(1)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與投資，以及輸出的關鍵技術，是否已經為中國大陸經濟和軍事能力的成長，造成重大的影響？(2)如果這些關鍵性的技術與影響因素確實存在，那麼美國應該採取何種措施，以有效限制中共取得這些關鍵性的技術和資源？(3)如何規劃一套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投資策略，一方面能夠讓美國的安全獲得確保，另一方面又可積極促進中國大陸的成長朝向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換言之，美國的經濟戰略規劃圈人



士，在面對中國大陸經貿能量的質變，亦積極認真的思考，如何使雙方的貿易投資互動關係，導向對美國整體利益有幫助的軌道前進。

3.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四日，華府重要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一篇專論，題為A Blowout in U.S.-China Trade？指出，美「中」之間若引爆貿易戰，將是一場沒有贏家的災難，同時剛剛開始復甦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也將可能會面臨另一次嚴重的打擊。

目前，中共方面公開表示有意願與美國方面採取合作的措施，以共同處理雙邊的貿易逆差、匯率調整，以及避免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等難題。換言之，美國與中共的複雜關係中，雖然存有「既合作又競爭」的特質，但是，美「中」在處理經貿議題時，有必要展現高度的理性與自制，以防範美「中」爆發貿易戰，並傷害全球經貿的健康發展。

## 十二、人民幣準備好挑戰美元了嗎？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他相信中共會讓目前嚴密控管的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並反映市場的期待。在此之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北京與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對話後指出，「我在雙方討論時，就如同與該區域其他國家一樣，都強調根據經濟基本原理運作的匯率，可對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努力，做出重要貢獻」。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世界銀行總裁佐立克表示，如果美國不能好好處理貿易和財政的雙赤字問題，美元可能會失去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地位；未來十五年內，人民幣有可能成為替代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之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目前美元佔各國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的比率約為百分之六十二，創下歷史新低，而歐元和日元的比率則有所上升。

二〇〇九年十月下旬，美國華府重要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一份題為"Is China Ready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的研究報告；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七日，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亦曾針對人民幣的議題，發表一份題為"China's Currency: A Summary of the Economic Issues"的專論。這兩份文件對於人民幣是否能夠挑戰美元，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議題，提出深入的剖析，其綜合要點如下：

第一：人民幣要取代美元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必須擁有三個條件：（一）人民幣國際化，亦即人民幣可以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自由兌換與交易；（二）人民幣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亦即世界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願意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或外匯資產的組合；（三）主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亦即人民幣佔國際儲備貨幣組合比例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

根據上述三項條件評估人民幣目前所擁有的實力，顯然距離挑戰或取代美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人民幣國際化的落實必須通過三個步驟包括：(1)貿易結算貨幣；(2)國際投資貨幣；(3)國際儲備貨幣。目前，中共方面正積極與世界主要貿易夥伴簽署雙邊貿易結算機制協定，以推廣運用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但是，人民幣要成為國際主要投資貨幣，就必須開放中國大陸的資本市場，同時要讓人民幣能夠自由兌換，其才能夠成為有意義的投資貨幣。最後，當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GDP）超過日本的四兆五千億美元、同時與多數貿易夥伴國家達成雙邊貿易結算機制協定，並正式開放國內資本市場，讓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成為國際投資貨幣，屆時自然會有越來越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會把人民幣納入其國際儲備貨幣的組合，促使人民幣晉身國際儲備貨幣之列。然而，面對美國所擁有高達十四兆美元GDP的經濟能量，以及美元仍佔有全球百分之六十二以上的國際儲備貨幣實力，人民幣要替

代美元主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仍然充滿變數。

第二：人民幣的低估可以促進出口並吸引外資投入中國大陸，但卻會擴大全球貿易失衡並壓抑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目前中共方面不願意讓人民幣大幅升值，主要是擔心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造成大量失業人口；同時，美國的經濟若大幅衰退，進口大陸產品的能力下降，勢必會嚴重打擊中國大陸的出口產業。相對於人民幣大幅升值，美元若大幅貶值將嚴重衝擊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國家。由於中國大陸擁有二兆美元外匯儲備，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以美元資產計價，因此也將蒙受重大匯兌損失。如果中國大陸停止購買美國的公債或拋售高達八仟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必將造成美元的貶值，同時導致美國公債利率上揚，迫使美國必須加速發行美元，以填補財政赤字缺口，但卻可能使美國的財政金融體系陷入新一輪的危機。

換言之，美「中」兩國的經貿財政互賴關係已經越來越密切，雙方領導人也共同體認到「合則兩利、鬥則兩敗」的政治現實。因此，美「中」的領導階層在面對「人民幣挑戰美元」的議題，均傾向於採取平衡理性的態度，一方面敦促中國大陸積極準備好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的各項條件，並加速發展內需市場的規模，以減少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另一方面則是要求美國方面增加國內的儲蓄能力，改善貿易與財政雙赤字問題，使美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的穩定基礎；與此同時，人民幣晉身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也將水到渠成，並且能夠增進國際儲備貨幣組合的多元化與健康發展。

